



記
 通
 賦
 述
 詩
 辭
 通

~16
 2346
 10

10
 10
 10



和
2346
21-10

記言卷之六十 續集

叙述二

延陵季子

余讀春秋古文太史公左氏傳記諸書作延陵季子之事非以誇多心慕季子之賢有國不立棄室而耕終其身不入可謂至德之世而宏覽博物知通萬物又知樂故知人

吳泰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曰諸樊曰餘祭曰夷昧曰季札札賢欲令三子相繼立以及札壽夢死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既除喪讓於



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之季子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欲以次傳國於季札以稱先君之意季札終不受封延陵號曰季子後吳克楚州來封季子故亦曰延州來季子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有國下立餘祭立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

入吾子為魯宗卿任其大政而不慎舉禍必及子季札請觀周樂使工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矣哉風

風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
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自鄧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
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滯復而不厭衰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
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
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
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招箏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矣觀止矣魯用四代之樂故曰觀止
矣去魯適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納邑與政無
邑無政乃得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
所歸難未歇也晏子遂辭邑與政免於藥高之

難於鄭說子產與之縞帶子產獻紆衣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侈蕪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
之以禮不然將敗矣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
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
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
不德必加於侈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何樂君又在殯而可樂乎不宿而去孫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亦可謂聞義能改者
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勉之曰吾子勉之君侈

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
自免於難季子初使上國過徐徐君好季子之
劍季子心知之為使上國不獻也還至徐徐君
已死乃解其劍懸之墓樹而去從者曰徐徐君
死尚誰與之季子曰不然吾已心許之豈以死
而替之季子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葬於贏
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兵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
其禮焉其坎深不及於泉其殮以時服既葬而
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
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諸樊死餘祭嗣餘祭死夷昧欲傳於季札札讓而逃去吳人立夷昧之子僚公子光者諸樊子也以為父先立不傳於季札光當立陰納賢士謀襲僚時楚平王死吳人欲因其喪而伐楚出師圍楚之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晉觀諸侯之強弱楚師絕吳兵之路吳外困於楚國以內空光曰時不可失也不求何獲使專諸殺王僚而自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以待善乎復命哭墓義也復位以待權也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其清濁又何其宏覽博物也會稽毗陵縣有季札塚其人至今祀之世傳其塚前有石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亦周篆孔子之文云

柳下惠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慈仁孝恭允德圖義約貨去怨孔子之素嚴事於

周老子於魯滅文仲柳下惠然後之不竝世也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孔子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齊侯伐魯之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
展喜勞齊侯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也昔周公太公股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繙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王何君必不然恃此不恐公已先
使展喜受命於展禽展喜對之如此齊師乃還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子謂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知而不舉蔽賢也故孔子以為不仁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
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免窮而不憫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

廣博易良與物無忤和之至也然和而不流同
而不污其志潔其行廉所立卓爾故孟子曰柳
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魯人有不納嫠婦之托
者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嫠婦曰何不如
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
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

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
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蘧伯玉

蘧瑗衛之賢大夫也字伯玉衛獻公戒孫文子
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
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
戚孫蒯入公使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其曰彼

使字
衍

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崩懼告
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不先必死并孥於戚而
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
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
奸之庸知俞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諸公子與
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
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
衛獻公求復與甯喜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
敢聞其入遂行甯喜攻孫氏弑其君剽孔子曰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
懷之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
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死命其子曰
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
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其君死無以成禮我死置
屍牖下於我其子從之靈公吊焉其子以其父
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
位退彌子瑕進蘧伯玉而用之孔子聞之曰古
之君子死則已焉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
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而還衛主蘧伯
玉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于衛又主蘧
伯玉既反魯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
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
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
六十而化進德不已老而不倦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
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
請前奪人之地而徇己之樂請前行不聞君子

以為善風善喻

百里奚

百里奚故虞大夫也晉荀殖請以屈產之乘垂
棘之壁假途於虞以伐虢公曰吾寶也曰若得
於虞虞猶外府也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
起師伐虢滅下陽又假途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隨之晉不可啓寇不可
翫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公曰晉吾宗也豈害
我哉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百
里奚不諫去虞適宛秦穆公聞其賢以禮迎之

以為相百里奚相秦七年東伐鄭三置晉君一
救荆禍護教封內巴人致貢施德諸侯八戎來
服百里奚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
不相杵此百里奚之賢也

孟子曰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
已七十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
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孔門三子

顏子

顏回魯人字子淵其父無繇字路孔子始教弟
子於闕里而受業者也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
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早死孔子之門以德行
著聞

子貢曰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
不苟顏回之行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也子曰恭敬忠信
而已矣恭則遠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
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

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王肅曰顏淵胥附之友使弟子日親孔子

顏淵季路侍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貨殖焉億則屢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也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曰楚大國也孔子用於楚陳蔡危矣遂出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弟子皆有愠心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顏回對魯定公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馬窮則

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叔孫武叔見顏回曰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者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祠

則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中庸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奉奉服膺而弗失之矣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曾子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參父點字子皙孔子曰曾點淥雕開已見大意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而授之業孔子曰參也魯君子曰參以魯得之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行夫四德者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夙肩諂笑病于夏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思不出其位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馬固辭

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撤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撤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孟子曰此

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者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何言
歟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

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
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况於人乎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
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
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

反

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
焉知禮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
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魯哀公使人吊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
吊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齊莊公襲莒于兌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
之哀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

為董桂之謂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

小殮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殮斯
席矣小殮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殮而撤帷

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
也聞諸申之父哭泣之哀齊斬之服饘粥之食
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布幕諸侯之禮也繆幕僭天子之禮也繆綃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小記曰降而總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

曾子吊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殮於戶內大殮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

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宋襄公葬其夫人鹽鹽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禮專用明器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專用祭器亦實其半虛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虛鬼器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也

子夏其子死哭之喪其明曾子吊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

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人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有司存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
曾子寢疾樂正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
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吁華而晄大夫之
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
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
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
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行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
席未安而歿

仲尼弟子傳曾參作孝經死於魯家語弟子行
曾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作孝經大學孔氏之
遺書而曾子作十傳禮記有曾子問喪祭吉凶
之禮三十六

子思子

子思魯人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
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學於曾子困於宋子思
作中庸太史公曰中庸成於子思周道衰孔子
歿異端起子思當戰國之世憂道學之失其傳
而作也戴氏禮記多述子思之言孟子亦推尊

子思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不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

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不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不行也吾何慎哉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及則安能為及也妻者

言卷之六十一
是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
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為出母齊衰不
杖期為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

魯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
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再拜稽首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蓋自是臺
無餽也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

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為舊君反服
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
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
有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也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
之云乎孟子曰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
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
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也

繆公知尊子思而不能用人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裘子思不受曰伋聞之妄與不如棄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受也

戰國時子思居於衛言苟變可將衛侯曰變賦於民食人二雞子故不用子思曰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侯再拜曰謹受教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雌雄其似君之君臣乎

子思居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子思六十二卒葬於泗上孔子塚南

白生求為魯侯師所謂子家子者也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魏相子慎子慎生鮒鮒子思六世孫也秦并六國召拜小傅及丞相斯言焚書鮒與弟子私歸藏書是謂壁經有著書曰連叢後人

謂之孔叢子

附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聞孔子稱其孝焉
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亦不食汙君之祿
閔子早喪母父再娶而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
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
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遂遂成慈母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李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天下無行多為
家臣而曾參閔損公皙哀未嘗仕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閔子侍側閭閭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弟子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稱德行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

冉耕字伯牛魯人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
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

而有斯疾也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學於孔子以德行稱之

子貢曰若逢有德之君受顯命不失其名在貧如客使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記舊德冉雍之行也

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君子曰仲弓寬弘簡重可以任諸侯之治者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

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家無怨在邦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記言卷之六十終

記言卷之六十一 續集

叙述三

附文學

言偃 子夏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子貢曰先
成其慮而後行之故行而無妄動孔子弟子行
束脩已上三千孔子稱文學子游子夏

子夏

子夏衛人卜商也少孔子四十四歲事孔子與
賓客必敬上交下接截然孔子歿居西河教授

為魏文侯師序詩傳易傳禮孔子以春秋屬商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
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
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
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
斯感感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
禮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
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

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
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
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
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
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死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為非禮之
服以讎之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殮經而往
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殮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
聞之也歟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有若之喪悼公吊焉子游擯由左立者尊右小
儀曰詔辭自右時相禮者多由右故子游正之
禮始死廢牀復而登牀舍而襲於牀後世禮失
襲於地司士責告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
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子游答不
稱禮故譏之

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偃也聞諸夫子
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謂子游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滅明者武城人字子羽事孔子學業修行
公正無私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澹臺滅明
貌陋而行賢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
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

諸子二人

有若

有若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三年有若類孔
子孔子歿諸弟子敬事之如孔子所以慕孔子

者然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衛人也孔子三十歲為人薦學而有法子曰柴也愚子羔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

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羔雖善學未優而使為政祇以害人故子使澹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兒則死而子臯為之衰

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

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子羔為衛之士師刑人之足俄而衛有崩贖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刑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

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此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者公治臣以法當論刑公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

固然此臣所以悅君者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卒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私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不知也

子羔曰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

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遠廟為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

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
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
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
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
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古人三子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人李姓名耳字伯陽謚曰聃為
周守藏史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
知今而好道是吾師也吾將往焉與南宮敬叔

適周問禮於老子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君子得
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士聰明深察博辯
閑遠而好發人之惡者危身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隱君子者也修道德執
雌持下以自隱無名為貴者也

孔子謂曾子曰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
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
主歲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
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

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八廟必蹕
老聃云

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垣日有
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
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
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
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奠大夫使見星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
暮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子
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不以人之

親疢患吾聞諸老聃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
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殮於宮中史
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
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
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
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
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
無避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者魯伯

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老聃居周久之見周衰去之不言所終有道德經五千餘言老聃書云

郊子

郊子者少昊摯之後也郊子朝魯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之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故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共工氏以水太昊氏以龍其義一也我上祖少昊氏之立也鳳鳥適

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白鳥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適郊見於郊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師襄子

師襄子者魯人論語謂擊磬襄者是也為魯司樂之官曰吾雖擊鼓為官然吾能於琴耳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矣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殆得其為人焉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此

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魯道既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有鸛鵒來巢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蹇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桐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魯政在大夫季孫出其君昭公死於乾侯於是魯亂矣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戴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小師陽擊磬襄入

於海

上古古事一曰七帝世紀

太史公作三皇五帝本紀稱百家言黃帝之
文不雅馴家語五帝德帝繫姓其言亦多不
經儒者或不傳然摠之不離古人間有雅言
况其尤雅者如制作之本禮樂之始紀遠之
德古人有取之者其意章矣孔子適郊學少
昊氏紀鳥鳥官於郊子既而告人曰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此帝顓頊以來盖未能焉者也
上古之世邈矣表而書之以補博考

太皞庖羲氏風姓母曰華胥踐大人跡於雷澤
生庖羲木德王有龍瑞以龍紀官號龍師有龍
馬負圖出於河庖羲氏則之始畫八卦造書契
以代結繩之政結網罟以佃以漁養犧牲以充
庖厨故曰庖羲

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三十五絃之瑟都於陳
徙曲阜東封泰山

山陽高平西有伏羲塚

女媧氏立亦風姓號曰女希氏女希氏作笙篳
神農氏姜姓火德王號曰炎帝斲木為耜揉木

為耒始教耕故曰神農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
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中為市以通貨重八
卦成六十四卦盡天下之亶亶作五絃之琴
有風沙氏叛神農氏不伐而修德風沙氏百姓
自攻其君而來歸神農氏南至交趾北至幽都
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賓服神農氏立百二
十年而崩葬長沙

神農氏本起於烈山左傳稱烈山氏烈山氏之
子曰柱為厲山氏神農氏八世五百三十年而
軒轅氏興焉

神農氏後世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
並為諸侯或分四嶽至周有申伯甫侯齊許

上古淡泊無為而化有有巢氏燧人氏大庭氏
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驪畜氏容成氏栗陸氏
驪連氏赫胥氏尊廬氏混沌氏吳英氏朱襄氏
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載籍不記姓王年代不
可知

燧人氏鑽燧出火教人火食譙周以為三皇之
首也

朱襄氏之世多風陽氣畜積萬物解散草木不

成作五絃之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而歌八闋載民玄鳥遂草木奮五谷敬天常達帝功依地德摠萬物之極韓詩以為自古封泰山墾梁甫萬有餘家孔子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首有無懷氏古書亡矣不可考

黃帝者有熊國君少典子也母有嶠氏女也母見大電遠址斗樞星孕而生帝本公孫姓居姬水上改姓為姬姓炎帝世衰諸侯相侵伐而炎

帝不能征軒轅氏習用干戈教熊羆虎豹以征不享諸侯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克之遂代炎帝為天子

蚩尤強暴不用帝命作五兵誅罰無道威諸侯軒轅氏帥諸侯戰於涿鹿之野擒蚩尤戮之蚩尤之民歲以十月祀蚩尤有赤氣見名曰蚩尤之旗為妖象不祥之物

或曰蚩尤者九黎之君神農氏之苗裔也

軒轅氏有天下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作舟車披山通道東至于海墾於九山登泰山

西至于空桐登鷄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
粥合符瑞于釜山一于涿鹿之阿有景雲之瑞
以雲紀官號雲師於是五官司職民能有信神
能有德民以物享灾害不生

上古巢居而穴處軒轅氏始作棟宇上古被草
而衣皮軒轅氏始製衣裳易曰黃帝垂衣裳而
天下治

立左右大監監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墾
而祀之得寶鼎神著推筮以迎日大撓作甲子
容成造曆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黃龍

地螾見土德之瑞也號曰黃帝

伶倫伐竹於嶰谿之谷以為黃鍾之宮適有鳳
鳥鳴于阮隃以別十有二律鑄十有二鍾五音
既和以中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曰咸
池

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葬橋山有黃帝廟祀典曰
黃帝明民共財

帝少昊金天者名玄囂亦曰青陽金德王其立
也鳳鳥適至遂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郊子曰
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白鳥氏司至

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
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
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氏者也五雉
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
農正扈民無滯者也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水德王
養財而任地載時而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
而化人潔誠以祀鬼神埜至幽都南至交趾西
至流沙東至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少昊氏世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

頊氏立伐九黎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毋相侵瀆也

顓頊氏立有音若熙熙淒淒鏘鏘龍效八風
之音命曰承雲

帝嚳高辛者橋玄之子玄囂之孫也生而神靈
自言其名曆日月而送迎之明鬼神而敬事之
咸黑歌九招六列六英倬作鞀鼓鍾磬壎箎
響百五歲而崩摯代立摯不善崩禪於弟放勳
是為帝堯摯堯非一母摯母嫫毘氏之女也堯
母陳鋒氏之女也

有嘗廟祀典曰嘗序星辰以著衆

軒轅氏立四妃元妃西陵氏之女曰嫫祖生二子曰玄囂曰昌意次妃雷方氏之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之女生夷鼓又次妃曰嫫母生蒼林大戴禮玄囂青陽一人皇甫謐曰夷鼓蒼林一人

玄囂生橋玄橋玄生嘗嘗生堯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

橋玄少子曰窮蟬窮蟬生契契後有湯

契弟棄棄為后稷稷之後有公劉公劉之後有

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生季歷季歷生昌是為文王

窮蟬少子曰敬唐敬唐生句望句望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

軒轅二十四子得姓者十四姬酉祈已滕箴任荀偃始嫫依姓是也

青陽夷鼓為己姓或曰青陽蒼林為姬姓

五帝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以時化育成萬物其神為五帝

聖人易世更號取法五行終始相生之義也太

吳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木者東方萬物之初聖人則之故太皞氏首以木德王五行佐成上帝稱五帝

少昊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假曰熙重為句芒木正也該為蓐收金正也假及熙為玄冥水正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火正也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土正也

有虞氏本紀曰高陽氏才子八人號為八愷虞舜氏舉八愷使主后土五正生為上公死為貴神

三代所尚各從所王之德以次焉夏后氏金德王色尚黑周人木德王色尚赤陶唐氏火德王色尚黃有虞氏土德王色尚青

自軒轅氏以後人文漸備至周大備故五帝記世唐虞以下記事

孔子編書自堯舜氏有虞夏書詩三百雅頌始於商周

春秋緯曰自開闢至于獲麟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詳太史公三皇本紀

敘述四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徒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佛勝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閉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勝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小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曾子弊衣而耕於野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入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去就 孟子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

詩言卷之六十一
十九
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
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
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
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
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
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
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

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
就湯說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
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

以割烹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
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孔子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
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
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
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無禮也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

萬章問曰或曰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
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
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
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隗主司城貞子為陳侯
周臣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
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
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
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
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

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
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
事者為之也

百里奚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
途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
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
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
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曰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而往者鑽

穴隙之類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
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枉尋直尺而利亦可
為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
不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
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
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賜與

禮記

論語

禮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辭而後受賓客
之禮也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所欲

論語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
之君賜生必畜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
益子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

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
里鄉黨乎

辭受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
遺狐白裘子思不受曰彼聞之妄與不如棄溝
壑彼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受也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
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
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是以為不恭故不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
義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
也以禮斯孔子受之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獵較猶可况受其賜乎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
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
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
關擊柝者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
者以為不恭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於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

非禮也

託寄也士不仕而食其祿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者三所去者三迎之致敬而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不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而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也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

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
我志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
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噫
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則乞人
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
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
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
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記言卷之六十一終

記言卷之六十二 續集

敘述五

春秋災異序

天人一氣人之咎作於下而咎象見於上天之與人無間古之聖人克謹天戒入事備而咎象自去太戊之桑穀武丁之雉雒是也故春秋凡有災必書所以戒人君不可忽天之戒也天道之降災聖人之特書其教一也周典宗伯屬官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亦畏天戒也列書春秋災異亦推本十

輝之法間附往古妖孽之徵凡九十六章苟
時君曰此警戒寅畏思所以感天之道則有
補於治道豈其微哉昔齊有彗星齊侯使禳
之晏子曰無益也若之何禳之天之有彗以
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
何益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
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補也公悅乃止善
乎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可為世主之龜鑑
上之七年孟秋上旬處暑前日庚申眉叟序

春秋災異一

春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日有食之日者衆
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經所書
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
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震電者
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正月也
大震電陽失節也大雨雪陰氣縱也公子翬之
讒兆矣鍾巫之難崩矣

桓公元年秋大水大水者陰逆而與冤氣并也
桓公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

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
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始出而虧陽
未復也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也

十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註曰是年冬薛高渠彌弒昭公忽而立子

魯十年齊殺子廩鄭祭仲立昭公弟子儀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
政治縱弛不明之應也

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彗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兩彗星列星也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

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
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
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莽居攝漢之宗支
掃蕩幾盡矣天之示人顯矣

十有七年冬多麋

十有八年秋有蜮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
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
正陽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其

一日食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恐懼修省以
答天意而不敢忽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
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
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
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
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社鼓用牲于社失禮也
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晉地也
卜偃曰君年必有大咎國幾亡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
六鷦退飛過宋都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

有逆氣驅而飛也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
業五石隕六鷦退飛後五年有孟之執又明年
有泓之敗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正蒙曰陰氣凝聚陽在
內者不得出則奮擊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
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
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雹者戾氣也陰賈陽臣
侵君之象也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權公子
遂專權政在大夫崩於此矣

三十有三年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天失其道草

木干犯之而况君乎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彗星除舊布新也後三年宋弑昭公齊弑懿公晉弑靈公三君皆違道失德死於亂宣公六年夏四月秋八月螽傳謂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應也

七年公會齊侯伐萊狄公至自伐萊大旱征後怨咨感動天變旱乾作矣

十有五年秋螽冬蠧生飢

十有六年冬大有年宣公弑立逆理亂倫水旱

螽蠧飢饉之變相繼而作獨於是冬乃大有年

記異也

秦公子鐵曰鐵聞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
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
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自是之後
六十年間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惜矣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
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何休曰木者少陽
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賚木者
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有沙隨莒丘之事

哀公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時
吳人僭亂馮陵上國日救於兵暴骨如莽戾氣
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禋所指在東
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

昭公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
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
止也准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
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
分而未至三辰有灾

日有食之宿故三辰皆

又犯星

於是乎

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
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不
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
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
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
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
左傳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頌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

焉諸侯其有災乎

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
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
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
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
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
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
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
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
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瑁玉瑣鄭必不火
子產不與天灾流行非禳所息故不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融風融東北曰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

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

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魯庫在大庭氏之虛高顯

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遂不與亦不復火

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泯焉不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

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

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公子公孫于東門使

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

羣屏攝屏攝祭祀之位也至于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徒

大龜使祝史祀於周廟祀廟主告于先君以火

而來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

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

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聞火故戒保助

祝史除於國北攘火于玄冥回祿析于四鄰書
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
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吊灾君
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二國不義所以
二十有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長弘謂劉文
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
三川震涇渭洛地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
之矣東王必大克子朝在王城西敬王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叔孫昭
子曰旱也日過分五月建辰日已而陽猶不克

克必甚能無旱乎

二十有五年夏有鸛鶴來巢此鳥穴居不在書

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武史記童

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也鸛鶴之羽公在

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跣跣公在乾侯徵蹇與襦

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

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及

乎胡傳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

之象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

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
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生也

傳曰妖由人興起歲朔旦冬至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史失閏閏更在二月

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其具於二月記南至日以正齊也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廣曰石何
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
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不非言
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
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之
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

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
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

矣十年晉侯卒

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玉問諸
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
觀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
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
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以甲巳日至
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之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
命反曰虢必亡矣虜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

公使祝應宗區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噐曰
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
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
何土之能得

周官十輝二

周禮春官之屬眡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
吉凶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
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隤十曰想

鄭司農曰祲陰陽之氣相侵也象如赤烏也鑄

曰傍氣四面向如輝也監雲氣臨日也闇日
月食也瞢日月普普無光也彌白虹彌天也叙
雲有次叙如山在日上也隤升氣也想輝光也
鄭玄曰鑄日傍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
也隤虹也想雜氣有形想也
志曰祲陰陽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璫之
屬如虹而短也象雲氣如赤烏夾日而飛之類
鑄日傍氣刺日形如鑄也闇日月食或曰光脫
也日月無光曰薄虧毀曰食韋昭曰氣往迫之
為薄彌白虹彌天而貫日也白虹貫日近臣為

亂不則諸侯有反者叙氣如山在日上也或曰

冠珥背瑯重疊在日傍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

珥珥形黑點也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

隋暈氣或曰虹也想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飢赤

兵白喪黑憂黃熟

慶雲若雲非雲若烟非烟郁郁紛紛其狀輪囷

亦曰景雲太平之應也想也

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象也

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見則有歸國者想也

妖氣

祥雲如狗長尾赤色為君亂為兵亂象也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無雨曰

蒙臣下有謀霧氣若晝若夜者亦然洪範五行

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有伐上者劉

向曰王者失中臣下殺君明則久陰不雨

有雲氣赤黃四塞終夜照地者大臣縱恣白虹

百殃之本眾亂之基霧眾邪之氣陰來冒陽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

得申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

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月
一時雨不沾衣而有七名曰霾天地靈君臣乖
霧冒也陰陽之氣亂而為霧

黃霧四塞殺賢絕道

虹蜺或曰蜺蜺氣之交映日而光故朝西暮東
陰氣所為也陽氣下而陰氣應則為雲而兩陰
氣升而陽不應則為虹

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
氣也虹見則雨止雨氣薄故日光射散雨氣
虹霓出色盛者為虹暗者為蜺陰陽交會之氣

也虹為雄蜺為雌

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為妖氣主惑心主內
淫臣下謀上太子誅后妃顯妻不一

雹陰費陽冬之愆陽夏之伏陰陰色陽而雹雹
陰陽相搏之氣疹氣也政令煩苛變法無常主
兵臣下謀上蝗虫傷穀

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雹諉殺無罪則雹
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
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
而八月入地百八十日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

蟄虫避極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揚隱伏
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
雷者陽聲出非其時臣竊君柄之象雷不發聲
寬政之應也

無雲而雷謂之鼓妖劉向曰雷霆付於雲猶君
付於臣無雲而雷君不恤下下人將反之象也
霹靂雷之急激者也氣之擊搏自有火生氣之
墜則為石星隕為石亦然

京房易傳曰雷雨霹靂丘陵者逆先人令為火
殺人者人君用諛言殺正人又曰震及貴臣門

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誅

陰陽以回薄成雷以申洩為電雷出天氣電出

地氣電陽光陽微則光不見

雷從回
電從申

雨水從雲而下也陰陽和則雨澤均十日一雨

一年三十六雨為靈雨陽德衰則常雨

雪為五穀之精大雪豐年之兆水下遇寒而凝

者為雪

管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陽盛冬無冰無雪

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

風萬物以風動以風化五日一風風不鳴條一

年七十二風為和風

易巽為風重巽以申命其及物也象人君誥命
有時揚沙折木怒也其占大臣專恣衆逆同志
君道暗昧施事皆害故常風

雲山川之氣也地氣上而為雲天氣下而為雨
陰陽聚而為雲有五色為慶雲為喬雲

露陰之液霜之始也和氣為露陽氣勝則散而
雨露

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
葉受之甘露者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一名

天酒

霜凝露也陰氣勝則凝王者政令苛則夏霜誅
罰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純陽用事之月不宜有霜陽微為陰所乘則霜
為之降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
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
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聖賢遇害
其霜附木不下地倭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
草根土隙間不殺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霰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

散而為霰

陽散陰為霰

天將大雨雪必溫上下遇溫氣而搏為霰久而寒勝則大雪

天地

日月

星辰三

天變色曰易常天裂陽不足主臣強兵起國亡天鳴有聲君憂皆亂國之所由生也地陰盛反常則震其占為臣強為后妃專制為夷狄侵中國為小人道長為寇至為叛賊地裂為臣下分離地陷為天子亡

地道安靜越陰專陽則震震久而動速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升於是地震

日月

日為太陽之精入君之象有道之國日五色有黃輝

日無光主兵喪又臣有陰謀一並出諸侯有謀無道用兵者亡

日闕主兵寇日隕主失政日中有黑子有黑氣乍三乍五臣廢其君日赤如血君喪臣叛日夜出兵起有大水日光四散君闇殺日生牙有賊

臣

晝晦無影終日不止者刑急衆叛有大水

日中見飛燕下有廢君

日有黑子晝昏臣欺君有篡弑之變

日變色有兵無兵則有喪

日赤無光君闇臣亂之象日中烏見君闇政亂

國有白衣之會

日食既則大臣憂臣叛兵起日食見星則有亡

國死君

日食陰侵陽以掩君之象

月為太陰之精女主之象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

月食從上始者君失道從旁始者大臣失令從

下始者將軍失法月食盡則大人憂又貴人死

月生齒則有叛臣生足則后族專臣專則月行

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卜南卜北女主外

戚擅權則或進或退

月變色為殃青飢赤兵旱黃喜黑水

月晝明姦邪並作女君失行陰國強中國飢天

下謀僭

兩月並出兵起國亂水溢

星八月中亡國破軍歲星八月有逐相犯兵起
民流太白犯入國君死又有兵

熒惑入亂臣相戮一曰女親為政天下亂犯有
大將死臣叛民飢辰星入賊臣謀君不出三年
必有內惡犯天下水填星犯入有臣弒君合飢
彗入或犯兵期十二年大飢

王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自昔賢君遇災而懼
側身修行者此也

日戴者形如直在日上為戴有青赤氣抱日上
小者為冠小而交於日下為纓小而負一二在
日下為紐如小半暈在日上為負負者得地吉
長而斜倚日旁為戟負而小在日左右為珥黃
白者吉

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背
氣曲而外向為叛象璫者如帶璫在日四旁青
赤氣長而立滂為直氣三角形在日四旁為提
氣橫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
者臣承君也

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曰承福青白氣如履在

日下為獲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戴者德也
吉

有軍日有一珥在西西軍利在東東軍利南北
亦然無軍而珥為拜將

日旁有一直敵在旁從直擊者利日旁有二直
三把欲自立者不成日旁抱有五重順抱擊者
利日一抱一背者為破敗日抱有兩珥有虹貫
日抱至日者日重抱有璫者順抱擊者利重抱
有璫者或軍有叛者

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者吉日抱
黃白有光內赤外青有不戰而軍前敵有來降
者青黃將有喜赤將有爭兵白將有喪黑將死
日重抱內外有璫有兩珥順抱者利而軍中不
和

日旁有氣圓而周匝內赤外青其名日暈周環
匝日無厚薄者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
暈有五色吉無則主憂日暈七日內無風雨兵
大作甲乙憂丙丁臣不忠戊己后族專庚辛將
利壬癸巨專半暈大臣有謀黃吉黑災暈再重
豐青兵穀貴赤蝗三重兵四重臣叛五重兵飢

六重兵喪七重天下亡

月有白暈貫之下有廢君白虹貫日主有大兵
月珥背璫暈而珥六十日兵起珥青憂赤兵白
喪黑亡黃喜有背璫臣縱相殘暈三重兵起四
重亡五重女君憂六重君失政七重下易上八
重亡九重兵起亡地十重天下更始

星辰

歸邪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則有歸
國者為吉星

天狗奔星狀如狗色黃有聲所墜如火光上銳

下負大幾數頃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
形或曰星見赤白有光為天狗或曰流星有光
墜無聲若有足為天狗其色白中黃如遺火見
則破軍殺將所向之地有流血失地兵起其國
易政

星晝見若與日並出名曰嫁女星與日爭光武
弱文強女子為王在國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
姦君闇大水又曰星奪日光天下有立王
恒星在位人君之象不見天子失政諸侯橫暴
又曰常星列宿不見中國諸侯微滅星闔天下

大亂

星隕大星隕陽失位災害之萌又曰衆星隕入失其所也其國易政天下亂其下為戰場期三年國有兵凶則星隕為鳥獸天下將亡則星隕為飛虫天下大兵則星隕為金鐵天下有大水則星隕為土國有兵則星隕為草木兵起國亡則星隕為沙星隕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喪則星隕為龍

客星

以分野占吉凶

周伯大而黃主兵喪飢饉老子明大而白見則

兵起人主有憂以赦除咎則灾去王蓬絮狀如粉絮或曰色青見則風雨不節焦旱五穀不成蝗國皇大而黃白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衆庶多疾瘟星白而大狀如風動搖主兵喪

飛星大如歪如甕後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削邑或搖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或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為爵祿自相齧食或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為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或縵縵然十餘丈而委曲名曰天

刑一曰天飾將軍均封疆

妖星二十一

妖星五行乖戾之氣五行掩合陵犯怒逆錯亂
流散雜變之所生五行之精散而為妖形狀不
同而缺則一

凡妖星長大者災深期遠短小者災淺期近三
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
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
期七年十丈以上期九年

一曰彗星小則數寸長則竟天主掃除除舊布

新其體無光傳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
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或長或短光
芒所及則為災

月之精變為彗蒼則王侯破天子蒼兵赤則賊
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后妃白則有叛將
二年大兵起黑則河決四方盜起又火災

二曰孛星惡氣所生內無大亂則外有大兵天
下合謀闇蔽不明又曰日之精變為孛災甚於
彗光芒短而四出除舊布新又火災

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

東北西方主奮爭

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國破殃之所及旱飢
暴疾

五曰天棧本類星末銳或曰彗出西方長二三
丈或曰有雲狀如斗主捕制

六曰蚩尤旗類彗而後曲或曰赤雲獨見或曰
上黃下白或曰若植萑而長或曰如箕長二丈
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亂兵大起無兵則喪

七曰天衝人狀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下謀上
天子亡

八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或曰去地三丈
如炬主內亂或曰其下兵起或曰內外有兵喪
九曰昭明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光
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為昭明昭明滅光為起
霸起德之徵所起兵多變一曰大人凶兵起
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西方之野星去
地六丈大而白或曰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
動赤則有恠爭之徵主用兵見則主失法豪傑
起天子失國臣行主德
十一曰天讒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

如鉤長四丈或曰白而小數動主殺伐出則主
內亂主飢主兵赤地千里

十二曰五殘一曰五鋒出東方狀類辰去地六
七丈或曰蒼彗散為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
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青則主乖
亡為潰敗之徵亦為急兵有喪不利衝主誅政
在伯

十三曰六賊出南方去地六丈大而赤動有光
或曰類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侵闢極其
下有兵

十四曰獄漢一曰咸漢出北方之野去地六丈
大而赤數動中青或曰赤表下有彗縱橫主
逐王主刺王見則陰精橫兵起其下有喪動則
諸侯驚

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怒有青黑象伏
鼈或曰怒雌主爭兵又曰黃彗分為旬始主爭
兵主亂主招橫見則臣亂兵起諸侯震期十年
有大人伐羣猾或曰出則諸侯雄鳴

十六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縱橫則見
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

滅或曰星上有三彗上出其國城邑亂有六盜不成又以五色占

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曰王星如夜火光多至四五少則一二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之地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

十九曰長庚如一匹布着天見則兵起又曰光芒有一直或竟天或十丈或三十丈主兵革

二十曰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或曰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見十月而兵

起

二十一曰地維蔽光出日隅或曰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春秋灾異跋

天之典人一也 有人道不修而天人相感其顯如影響人君代天理物使萬物得所神人合應在君德禮以序之樂以和之政以齊之刑以一之禮忒則乖樂淫則犯政亂則亡刑失則散有國之治亂興亡係此四者四海之不保天命之靡常可見者如灾異妖孽天之

示警顯矣老人耄荒無人事間閱書表出春
秋灾異周官十輝付以陰陽五行之妖為三
篇九十六章於君德畏天敬民之道不可謂
無少補云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
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
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而日有食之於
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日過
分而未至三辰有灾在此月也平子不從昭
子退曰夫子安君之灾不君君矣於是政在

三家魯亂矣其後季氏逐其君昭公走死乾
侯七年秋八月旁死魄乙未眉叟書

記言卷之六十二終

記言卷之六十三 拾遺

賦

感遊 崇禎二年孟冬之月

余好遊深山大澤巨野窮海之隅無遠不到
乃以玄月之陬東遊過驪江遇雷電感物寓
懷具述周遊博觀窮搜幽怪作感遊賦其詞
曰

余唯逸遊乎四方兮離澠忍而鮮然燦然一笑
而繆流兮羨往世之登僊偈余不愆于遐志兮
超遠舉而日延希不惑於半途兮及鷄尾之御

蛇招搖貞于陽朔兮指析木之叔牙汨滅鞞余
周邁兮徇放逸之遐心指蓬瀛之漫漫兮跨穹
嶽之嶽嶽謂仙者可求而從之兮吾乃穆然而
遂祖凌以陽而徑渡兮忽焉至此南閭沛彷彿
而高厲兮求赤松之所居灑灑氣之清澄兮保
神明而康娛指暘谷之杲杲兮晞鄧林之扶踈
超無塵而遐舉兮撫珮衽而尚羊路眇眇而默
默兮穆杳杳而茫茫復幽邈其悄愴兮廓獨處
而無隣怊悵况而永懷兮思不眠而達晨句芒
萎約而慘悽兮屬玄冥之司辰霰雪紛糅而遂

加兮鳥獸鳴而號群玄冰兢凌而竟歲兮顛頊
隱約而愠怵逢日出之朝曦兮若燭龍棲耀於
寒門心儵倏而傾悟兮漠寥廓而至清釋鞿羈
而驕驚兮漫洋洋乎無為之庭窺廣宇之崢嶸
兮知天地之圜方感一氣之回薄兮睹萬物之
無垠哀生民之長勤兮曾日月之幾何情眷眷
於舊鄉兮反余將濟乎江之波迺余轡而整策
兮注平臯之廣衍蛟壁嘶巖崩兮乃下臨乎
重淵徵玄化之沕穆兮悟神靈之潛育遵江介
之流風兮焉所懷之可極望高闕之威神兮想

九疑之續紛審余脩潔而好姱兮願陳志而無
目攬瑤蕙而被服兮襲芳珎之清芬懷古昔而
未央兮愁夷猶於水渚心杳然而緬懷兮遡流
雲而延佇遵江濱而永歎兮感時物而自鳴
窮陰之玄涸兮氛昏霧之不晴雷礧礧而發聲
兮若萬物之春生陰氣盪而冥冥兮汩塊軋而
不寧唏嗟悽愴而感余兮或怵惕而乍驚嗟百
感之繚亂兮內幽鬱而於悵悵遠望而獨立兮
志眇眇而無極曩余矯厲而遠逝兮乃縱遊乎
媮娛陟神嶽之鏘鏘兮瞰維火之窮隅陽侯涸

洋而涵天垠兮曠蕩乎祝融之墟異哉南炎之
炳曜兮怪氣敲磨轆轤而相噓天吳九首三角
駢列兮羣出沒而遨嬉鯨鼈奔螭更拚跌噴兮
霧雨昏昏而瀰瀰馳趙盾址之野兮大風咆哮
而簸揚白日矇眛而晝晦兮豺狼當道鶴鷗聞
爭山鬼鼓妖兮或一足而踠梁洞谷窟礧硤
兮苦寒近乎址垠窮幽遐詭怪而自娛兮於焉
廣蕩而恢瓌乃今東指乎句芒兮來吾遊此蛟
崖歷山澤而盤樂兮超既離乎氛埃嗶嗶然有
古之人為之徒兮誦其文而日嬉淳風邈其眇

遠兮傷未流之益離汨雕櫟而喪真兮惡浮詐
之相疑吾聞郭索後劍兮乃知拙者為巧先美
余潛心而內省兮賴慤淳而不遷保厥美而遊
遨兮神要妙而冲冲免象尤而遁逸兮又何羨
乎韓終意恣睢而担橋兮吾將與物為無窮仲
尼轍環天下兮遂擬之以木鐸曾點之狂歌兮
有風雩之極樂唯聖人之蕩蕩兮亦獨喜其嶠
廓依前聖而節中兮求道德之蘊奧澹無累而
目矜兮抱皎潔之貞操要至死而不渝兮從吾
心之所好

抽懷

崇禎二年五月甲辰

哀晚生於季路兮獨長思而永嘆樂天道之易
簡兮隘人心之險艱何休咎之相躡兮忽翻覆
其若瀾苟流蕩其從俗兮鮮離患而獲安追前
脩之所程兮在隱約而猶寬專純愚而靜處兮
嗟與世而異宜世彌降而下衰兮誦陳編而興
悲抗余志而希古兮任素尚而得意謂余情其
信脩兮度無愧於天地循法度而自飭兮故專
專其無貳歎先人之頤志兮悲慷慨之遑蹤何
淑人之稀合兮卒沉抑而終窮嘉伊陵之佐商

兮羨仲山之翼周信曠世而同流兮實宣揚其
微猷歎尼父之棲棲兮狹耦耕之抗迹鳥獸不
可與同羣兮聖人固為之深責曰惟進為而撫
世兮固仁人之盡志顧行藏其有義兮豈躁進
而獲累樂推分而得和兮惡矯性而失理悼寒
婦之妙巧兮憐淑女之慕義嗟衆人之多僻兮
求捷徑欲何為任窮達之有命兮忘物我而同
熙服古訓而孜孜兮眷於皇之降衷樂游泳以
自得兮信彌廣而彌冲惜日月之迅過兮故惟
寤此寸晷勉汲汲於講習兮要既死而後已慕

先哲之卓卓兮羌遵道而不息盍及時而疾驅
兮將遠尋夫所極

誦

激誦

作激誦上述皇王道德之盛以及世變災祥
妖孽下逮桀紂莊周楊墨浮屠百家之說雜
以俳優譎詭感激奮言比於工師之諷誦以
喻意苟令作成相

余激誦敷皇王厥初鴻荒君臣肇有鳥官入皇
居槽巢被草食木黎民壽考而康

厥後聖人教之棟宇以處耒耜以耕民乃宮居
粒食相養以厚生

聖人南面垂衣裳化萬邦

民不偽咸淳死父子相仁安其居樂其生熙熙
而不爭

古初朴蒙倥侗啓發人文肇自有熊姚虞欽明
光四表民乃雍齊政刑均量衡號為大同堯不
私舜不與揖讓有天下民知大公咸池張蕭韶
成夔拊石鳥獸蹠蹠

茫茫九州開禹迹勤于水修土穀

天乃錫禹以洪範九疇彝倫叙聲教洋洋被于
率土

有頑不即功聖人不德干羽舞苗乃格懷皇極
契玄王肇殷德歷砥石遷于商是宅殷土茫茫
乃有天乙湯

聖人履大權鳴條造攻頽夏亾帝命不違式萬
邦為天下王

上德感氤氲異生應元良於穆玄祥伊摯降空
桑傳說為列星

昔有大電降軒轅武敏肇生民興於稼穡古公

宣父基王跡

文王緝熙周德昌嗣武纘其緒誅伐無道紂易鄉

周公大象諧神人損益禹湯郁郁燦皇文

周道夷素王作轍環天下為木鐸王澤竭

詩不作春秋繼其亡萬世作程紹百王麟馴魯

郊聖人之祥

天有風雨寒暑主生成聖人體之施綸經

王道無私仁質化育聖人之治為準則噫噫千

載授受明道術請師古昔觀往跡

右一章六十四句四百字

余激誦世之災輻輳汨亂媒凶患

蚩尤鴻蒙悖天之常顛于鹿之野啓軒黃唐堯

伏羿十日并出焦災戾堯弭災羿乃殪玄妻媒

其殃有城興夏世

大浸稽天昏墊下民焦勞聖人手足胼胝九州

大野開畦畛

上聖調陰陽萬物位育猶妖祥八年七旱憂成

湯災孽坎乾靡常聖人勝德反吉祥

世之亂高其臺大其苑圍聽於婦稱桀紂讒口

日張賢人出走

天地易常邪正反行蜚廉從諛比干刳龍逢烹
國之將亡聽於鬼衛巫制其世周有厲王流于
彘

震鱗繫于夏西三正成妖孽廢女媒國乃蹙

縻弘箕服殄厥世暴其政刑淫戲滅國名之曰

幽厲

世之患錯悖昧其理殷湯召夏臺西伯拘羑里
孔子厄於匡孟子失意趨齊梁

聖人沒邪說詖行雜然而興行莊周墨翟刑名

百家誠不祥

棄仁義塞門戶莫覺悟孟氏陳言明性善萬世
稱雄辯

世之闇禮樂乃亾父子不親君臣疑於是申生

烹子胥夷田常竊擔囊胫篋聖智移又五霸譎

詐乃相欺遂有矯情之行拂志之言大偽滋

世之殃刑墨殫殘戈鋌爭誅夷芟刈天下叛亂

道德晦盲

伽維躡其後蒙揜耳目乃愚而重愚暗而重暗
大迷惑

天下不治其禍既久焯焯熾熾自古有亡國絕世或子孫無噍類

前車不戒後車隨孰謂知

民之瞽瞍不可長文武之道誠莫強由之者昌恃之者亡

觀皇 災難罔極終古靡常聖人寅畏弭禍殃修明禮義除不祥天地曹暗回三光

右二章九十八句四百十一字

災亂患閻殃五起首言天下之變通二章一百六十七句八百十一字

崇禎初在紫峯山居有此作
辭

南海縣東二十里海岸山木皆榘上有神祠世傳古有新羅王子入海島不返死而為神海中祀之作迎享神詞

駕飛龍兮張翠羽凌洪波兮揚靈揚靈兮浩蕩望不極兮雲冥冥木落蕭蕭兮風景寒海雨淒淒兮颯而霏霏留靈脩兮澹忘歸歲既晏兮增嗟唏謇余修潔兮信要聊容與兮愁予心悄悄兮攬涕羌誰留兮水渚被薜荔兮帶女蘿結瓊

佩兮延行情皎皎兮長太息靈之來兮颯然百
神齧兮並御剡剡悽悽兮涕漣漣愁夷猶兮懷
未已捐余佩兮遺所思坎坎擊鼓兮娛嬉望公
子兮無違

詩

丁丑正月避亂東海上過猪遷通川途中作
黑風捲海波冥冥蛟龍噴薄鬪雷霆大鵬擊水
三千里海若騰躍驅長鯨白日晦迷天地昏頽
頽吹雪填滄溟氣像慘慘難具言鬼神憑怒恣
凶獍我時逃亂過海來向天垂淚獨吞聲

連谷縣感懷作二月初八日也

閩南漢解

半夜烏啼風雨昏天地晦塞何冥冥四方彌怨
皆瘡痍上天曾不問蒼生嗟我流離在絕域百
感悽惻惱我情出門搔首無所歸亂髮颯颯徒
自驚路聞西來消息惡遐氓猶泣社稷頌

江陵途中望雪嶽感懷作

雪嶽之山高萬丈懸空積氣連蓬瀛千峰映雪
海日晴縹緲群帝集玉京東峯老人住其間高
標歷落干青冥嘯風叱雨弄神怪逸空托幻巖
其名乞食都門傲卿相縱譁翻為市童驚猖狂

不獨事高潔此心長與日月明

二月廿七夜平昌旅舍書懷

太虛冲漠珽朕微塊軋變化無停機川流嶽峙
品物欽日月光明鬼神幽盈虛消息自推移善
惡隨類咸殊區一治一亂有常數聖賢當之亦
勤劬周公膺狄荆舒懼大禹疏鑿江河流變亦
已極合反常夷虜安得百年強至善在人天所
界此心此理貴純粹昊黃繼天開人文禹勤湯
敬承華勛鼂忠舜孝各盡分箕囚夷餓成其仁
性命流行不可窮尼父用之為時中古來賢聖

由一理勉學庶可樂於此丈夫羞與對妻子感
感憂泣飢寒死

清平寺

清平積翠連四明天晴削出青芙蓉石門炯開
洞天靜禪宮碧瓦光玲瓏靈池澹澹涵虛鑑三
十六聖影還空山中瀑布灑山石老龍垂鬣吐
白虹曉從仙洞禮天壇嘯然長嘯倚高峯希夷
老人今不在我来可以追遺蹤平生頭掉世間
榮且欲白首巢雲松

向碧吞驛感懷

逃亂經年不得歸謳吟不為悼寒飢手持長鏡
白木柄吾惟與此同流離窮冬辛苦過雪關吐
風慘慘吹寒肌白卜西來二三月澗谷澌澌流
春澌間關遠途不足說亂代漂零堪怨咨山深
日暮烟火迷足繭形枯筋力疲聞說凶奴牧殺
掠戰士已許還耕犁自是蒼天乃苦兵但使近
儒空暗噫嗟我猶生九死餘骨肉相失各分離
茫茫無處寄消息苦淚潏潏但沾衣

三月寓居嶺西述懷在原州

自從亂離來隨事生悲辛痛此大戎禍哀哀竄

荆榛兵火之所及慘目飛灰塵積屍滿原野上
天亦無神又聞江都破九廟竟沉淪豈無忠義
人時議愧未伸破敵誰能料屈辱事殊隣謀臣
存社稷志士淚沾巾感慨徒歎恨喪亂豈無日
嘿嘿怨人事良愧顛蒼旻我時東走海乃臨陽
谷津烟濤蕩不極浩浩涵天垠海氣變紫赤杲
杲升日輪竊慕唐堯聖羲伯司寅賓緬懷徒自
傷太平竟何辰西涉江漢源水石何潏潏東風
喜發育春氣蕩氤氳山木日滋榮幽花明澗濱
草木喜得時人事愁艱屯萬事付長謠百感惱

陽春念我志學初仰希古賢人生平事廓落將
老任漂淪空懷徒耿耿白首夢經綸時命乃大
謬固所甘賤貧世道日交喪賢者貴自珍魯連
誇高潔申屠思遁身鳥獸可同羣猶非效隱倫

南海中感懷作二首

海嶽何嶒嶸秀出滄溟間杳冥石門清此地日
月閒長嘯倚霞石雲海浩漫漫曠然一昭悵極
目涕汎瀾秋氣滿天地淒淒大荒寒

遠客窮南紀欲睹天地濱烟濤蕩不極曠望迷
滄津南州曜炎德海氣常氤氳蕭蕭鬼門荒幽

怪生悲辛烏衣與黑齒絕儻非吾淪緬懷古聖
人遠德及殊隣。

從九井下憇其陰有浮屠熙克贈我躑躅
杖作古詩一首酬之

九井峯陰躑躅木蒼苔着枝高一丈石上蟠根
露屈曲糾結千年老不長白節淒淒海天霜楂
枿葉枯寒自響老僧拔取以爲杖拄過碧海烟
霞生遇我慇懃持贈我使我履險心愈平始知
竒物自有神魑魅辟易行無驚從茲北遊上秦
白不羨麻姑海上行尋真採藥無不可他年見

我鬚眉青

石帆 天冠山絕頂

遠古既朴蒙倥侗而鴻荒况茲荒服外初不知
昊黃異哉西方教空門遂開張大藏八萬經流
播逮東方厥初誇靈異萬里窮梯航祥飈送海
帆婀娜飄幡幢既而化為石事怪名仍彰尾間
泄海波騰卓出蒼茫流傳萬古石礪硯摩青蒼
聖人不語怪理外事難詳夷俗尚怪誕誇矜競
張皇昧者踵前惑至死迷趨踰題詩諷其事非
祖述荒唐

酬李生

前日見寄諸作客次常忙
今有還答太遲 甲辰

默觀天人際一理本無間品物既殊別有薰蕕
冰炭好惡成於物紛拏日為患狂愚非性罪氣
稟所拘絆荀卿論性惡迷者甘暴慢孟氏道性
善聖賢豈欺謾洋洋垂謨訓惟數是學半親親
與長長仁義見條貫節文斯二者天秩備燦燦
有物必有則修行自激盥勿以淺近忽至教非
妄幻本立道自生有序不可亂垂老愧失學對
卷發長歎

墨梅

墨梅何瓌竒心正苦絕筆摸出古梅寒
杈枒寒杈枒寒杈枒摧折半枯半死雪
邊瘦踈三两枝吐竒葩
夜如河一輪明月上水柯令我對此無
語空長嗟出涕沲

贈鄭君遊白雲山水

龍洲翁嘗與我有耦耕白雲之約今送君贈古
風一首示懷

送君白雲山水遊語君白雲山水竒山之石礪
礪山之水漪漪山中之人多古氣鋤犁自足無
爭欺我且從之簡耒耜遠追沮溺窮年推

聽雷堂

林深草堂靜巖扉書不開落葉滿空庭石磴生
綠苔山雨暗溪響隱隱聽雲雷

寄滄江老人

乙巳

我夢東南神女躡玄門萬竅濔濔聞天風形開
黓黯天地閉吹萬皆死空響在耳常喁喁可喜
可愕皆不聞心中忡忡如入沌混遊無蹤望人大
語如悟啞視如疑笑如癡傍人拍手笑我耳全
聾滄江老人久已盲咄嗟斯人天所窮我亦塊
然謝機括深居不窺如執虫蟲兩人竝世皆讀百

家書歷談千古無雷同聾一人瞽一人亦天意
令我兩人莫相違長相從如駟蛩聾能視瞽能
聽兩人相樂如一身不羨維婁明師曠聰但願
世間憂樂兩相復放言大噓酬天公

醉愚堂偶題

跖之濁不可清夷之清不可濁夷清跖濁莫復
別但願長醉百年三萬六千日

冬月遊南海上梅花盛開忽憶前冬入京
訪閔吉州出賞梅詩并示龍洲酬和作今
見此有感

北方地風陰氣凝三春草木多枯死南中臘前
梅先發氣分南北懸如此苦節終不畏霜雪肯
效媚艷隨桃李病夫見此心獨苦竟日咨嗟弄
瓊蘂愛誦清詩思吉州幽懷耿耿知相似龍洲
新和動驚俗危思苦調入骨髓一別杳然思悄
悄天寒落照空山裏臨風忽有感懷作遠寄長
安一千里

客來示此詩此追思四十年前作吉州龍洲
已作古人余獨在世今八十八年追感無窮
識之

熊淵泛舟示永叔

山下春江深不流
綠蘋風動浪花浮
草青沙白汀洲晚
捲釣移舟上渡頭

記言卷之六十三終

七

